

中国
二十世纪名作家
经典作品选

Jing Dian Zuo Pin Xu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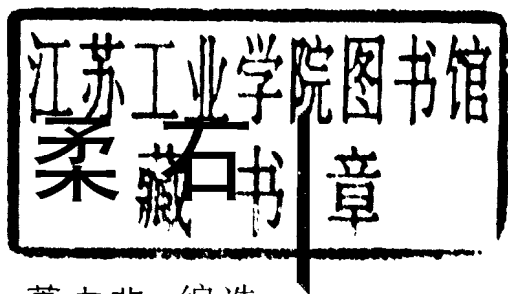
柔石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中国
二十世纪名作家
经典作品选

May 1999 2000 1000



萧亦非 编选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二十世纪名作家经典作品选/萧亦非编选. —天津: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00
ISBN 7-201-03474-X

I. 中… II. 萧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
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5538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赵明东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:300020)

邮购部电话:(022)27314360

天津市兴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*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850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

字数:336 千字 印数:1-3300

定价:24.00 元

柔石小传

鲁迅

柔石，原名平复，姓赵，以一九〇一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宁海县的市门头。前几代都是读书的，到他的父亲，家境已不能支，只好去营小小的商业，所以他直到十岁，这才能入小学。一九一七年赴杭州，入第一师范学校；一面为杭州晨光社之一员，从事新文学运动。毕业后，在慈溪等处为小学教师，且从事创作，有短篇小说集《疯人》一本，即在宁波出版，是为柔石作品印行之始。一九二三年赴北京，为北京大学旁听生。

2 柔石

回乡后，于一九二五年春，为镇海中学校务主任，抵抗北洋军阀的压迫甚力。秋，咯血，但仍力助宁海青年，创办宁海中学，至次年，竟得募集款项，造成校舍；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长，改革全县的教育。

一九二八年四月，乡村发生暴动。失败后，到处反动，较新的全被摧毁，宁海中学既遭解散，柔石也单身出走，寓居上海，研究文艺。十二月为《语丝》编辑，又与友人设立朝华社，于创作之外并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，尤其是北欧，东欧的文学与版画，出版的有《朝华周刊》二十期，《旬刊》十二期，及《艺苑朝华》五本。后因代售者不付书价，力不能支，遂中止。

一九三〇年春，自由运动大同盟发动，柔石为发起人之一；不久，左翼作家联盟成立，他也为基本构成员之一，尽力于普罗文学运动。先被选为执行委员，次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；五月间，以左联代表的资格，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，毕后，作《一个伟大的印象》一篇。

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，由巡捕房经特别法庭移交龙华警备司令部，二月七日晚，被秘密枪决，身中十弹。

柔石有子二人，女一人，皆幼。文学上的成绩，创作有诗剧《人间的喜剧》，未印，小说《旧时代之死》，《三姊妹》，《二月》，《希望》，翻译有卢那卡尔斯的《浮士德与城》，戈理基的《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》及《丹麦短篇小说集》等。

柔石小传补遗

魏金枝

关于柔石事迹，鲁迅先生已经给他做有小传；而鲁迅先生的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，及《“二月”小引》，对于柔石的为人，说得更加详尽。更有柔石长子所写的《我的父亲》，也可做为参考，本无另外写传的的必要。惟鲁迅先生写这小传的当时，因环境关系，既不能畅所欲言，更无法多方采访，所以有的故意略而不言，有的稍和事实参差，因为补充如下。

柔石于一九一七年毕业于浙江宁海县正学小学。其间

4 柔石

休学一年，于一九一八夏才进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，一九二三年毕业。本想升学，因家境困难，又拟帮助他妻子读书，不得已于一九二四年任慈溪县普迪小学教员。一九二五年到北京，在北京大学旁听。其时生活极苦，常以大饼油条当饭。一九二六年春返浙，任镇海县镇海中学教员。一九二七年夏回宁海故乡，任宁海中学教员。数月后即任宁海教育局局长，一面为宁海中学筹款建筑校舍，一面并设法改为县立。一九二八年四月，宁海群众在亭旁举行革命暴动，牵连到宁海中学。柔石因此逃到上海。在上海，就和鲁迅先生日渐接近，从事文艺活动。一九三〇年五月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因在东方旅馆开会被捕，以至被害。其余一如小传所记，不赘。

目 录

旧时代之死·····	(1)
二月·····	(227)
疯人·····	(360)
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·····	(371)
没有人听完她底哀诉·····	(390)
希望·····	(395)
夜底怪眼·····	(402)
生日·····	(406)
别·····	(417)
摧残·····	(424)
人间杂记·····	(430)
为奴隶的母亲·····	(438)
一个伟大的印象·····	(461)
我的父亲·····	赵帝江(470)

旧时代之死

上部· 未成功的破坏

第一 秋夜的酒意

凄惨寒切的秋夜，时候已经在十一点钟以后了。繁华的沪埠的S字路上，人们是一个个地少去了他们的影子。晚间有西风，微微地；但一种新秋的凉意，却正如刚磨快的钢刀，加到为夏汗所流的疲乏了

2 柔石

的皮肤上，已不禁要凛凛然作战了。何况地面还要滑倒了两脚，水门汀的地面，受着下午4时的一阵小雨的洗涤之后，竟如关外久经严冬的厚冰到阳春二三月而将开冻的样子。空间虽然有着沐浴后的清静呵，但凄惨寒切的秋夜，终成一个凄惨寒切的秋夜呀！在街灯的指挥之下，所谓人间的美丽，恰如战后的残景，一切似被恐吓到变出死色的脸来。

一个青年，形容憔悴的，年纪约二十三四岁，乱发满盖头上。这时正紧蹙着两眉，咬紧他的牙齿，一步一步地重且快，在这S字路上走。他两眼闪着一种绿色的光芒，鼻孔沉沉地呼吸着，两手握着拳，脚踏在地上很重，是使地面起了破裂的回声。

被身子所鼓激的风浪，在夜之空间猛烈地环绕着。总之，他这时很像马力十足的火车，向最后一站开去。

他衣服穿的很少；一套斜纹的小衫裤之外，就是一件青灰色的爱国布长衫。但他却特不感到冷，而且还有一种蓬蓬勃勃的热气，从他的周身的百千万毛孔中透出来。似在夏午的烈日下，一片焦土中，背受着阳光的曝炙；还有一种汗痛的侵袭，隐隐地。但有谁知道他这时脑内的漩涡，泛滥到怎样为止呢？

“我为什么要在这深夜的冷街上跑？

我为什么呵？这个没眼睛的大蠢物！

人们都藏进他自己的身子在绣被中，

但我却正在黑暗之大神的怀中挣扎。

我将要痛快地破坏这存在中的一切，”

“唉，我并要毁灭我自己灵肉之所有；

“世界的火灾呵，一群恶的到了末日，

“人类呀，永远不自觉的兽性的你们！”

他的两唇颤动着，他的神经是兴奋而模糊地。他觉着什么都在动摇；街，房屋，小树；地也浮动起来。他不住地向前走，他极力感到憎恶；好像什么都是他的仇。同时他又念了：

“这样的夜有何用？
开枪罢！开枪罢！
敌人！敌人！
残暴者把持所有，
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呀？”

走不到半里，他无意识的将他的拳头举起，像要向前打去了。一边他又半吞半吐地咀咒道：

“勾引，拖拉，嘲笑，詈骂；
四周是怎样地黑暗呵！
夜之势力的汹涌与澎湃，
我明白地体验着了。
但谁愿做奴隶的死囚？
荣耀的死等待着！
出发罢！向前进行！
这是最后的动作。”

他的本身简直成了狂风暴雨。一种不能制止的猛力，向四周冲激；他走去，空气也为他而微微沸热了。一时，他立住，头似被什么东西重重地一击；精神震撼着，恍惚，他又抬起眼来；天空是漆黑的，星光没有半丝的踪迹；宇宙，好像是一座大墓。但他并不是找寻星月，他也没有这样的闲心意。空际似落下极酸的泪来，

滴到他的额角，他不觉擦了擦他自己的眼睛，仍向前跑了。

这时，在他的身后，出现四位青年。从他们索索的走衣声听来，很可以知道他们之间有一种紧张，急迫，高潮的关系。当他们在街灯下辨别出前面跑着的影子是谁的时，他们就宽松一些，安慰一些，同时也就沉寂一些，脚步放轻一些了。

“前面？”

“前面。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叫一声他吗？”

“不要罢。”

这样陆续发了几句简单之音以后，又静寂走了几分钟，一位说，

“雨来了，已有几点滴到我的面上了。”

“是，天气也冷的异样呵！”

另一位缓而慨叹的回答，但以后就再没有声音了。四个注意力重又集中到前面的他的变异上。前面的人又想道：

“将开始我新的自由了！

一个理想的名词，

包含着一个伟大的目的；

至尊极贵的伟大哟，

任我翱翔与歌唱。

——努力，努力，

你们跟我来罢！”

朱胜瑀的变态，是显而易见的了。近两三日来的狂饮，和说话时的带着讥讽，注意力的散漫，都是使这几位朋友非常的忧

虑。神经错乱了，判断力与感情都任着冲动，一切行为放纵着。实在，他似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，开始他新的自由了。但有意无意间，却常吐出几句真正不能抑遏的悲语；心为一种不能包含的烦恼所涨破，这又使他的好友们代受着焦急。星期六的晚上，他们随便地吃了晚餐以后，在八点钟，李子清想消除朋友的胸中的苦闷，再请他们去喝酒。他们吃过鱼了，也吃过肉了，酒不住地一杯一杯往喉下送，个个的脸色红润了。话开始了，滔滔地开始了：人生观，国内外新闻，所努力的工作，家庭的范围。清说着，他们也说着，一个个起劲地说着。但瑀却一句也不说，半句也不说，低头，默想着。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，瑀却总想他自己所有的：——想他所有的过去，想他所有的眼前，并想他所有的将来。唉！诅咒开始了，悲剧一般的开始了。他想着，他深深地想着。一边他怀疑起来了，惭愧起来了，而且愤恨起来了。壁上的钟是报告 11 时已经到了，他却手里还捻着一支酒杯，幻想他自己的丑与怨。正当他朋友们一阵笑声之后，他却不拿这满满的一杯酒向口边饮，他却高高地将它举起，又使劲地将它掷地上了！砰的一声，酒与杯撒满一地。朋友们个个惊骇，个个变了脸色，睁圆他们的眼睛，注视着他和地。一边，听他苦笑说，“我究竟为着什么呀！”一边，看他站起来，跑了，飞也似的向门外跑去。

这时，S 字路将走完了，他弯进到 M 二里，又向一家后门推进；跑上一条窄狭而黑暗的 20 余级的楼梯，照着从前楼门缝里映射出来的灯光，再转弯跑进一间漆黑的亭子间。房内的空气似磨浓的墨汁似的，重而黏冷。他脱了外面的长衫，随被吞蚀在一张床上，蒙着被睡了。

四位朋友也立刻赶到，轻轻地侦探似的走进去。四人的肩膀互撞，手互相牵摸，这样他们也就挤满了这一间小屋。

有一位向他自己的衣袋里掏取一盒火柴，抽一根擦着，点着

桌上那枝未燃完的洋蜡，屋也就发出幽弱的光亮来。棺材式的亭子间和几件旧而笨重的床桌与废纸，一齐闪烁起苦皱的眉头的脸了。墙边是一张床，它占全屋子的 $1/2$ ，是一个重要的脚色；这时，我们的青年主人公正睡着。床前是一张长狭的台桌，它的长度等于那张床子；它俩是平行的，假如床边坐着三个人，他们可以有同一的姿势伏在台桌上写字了。他们中的一位坐在桌的那端，伸直他的细长的头颈，一动不动，似正在推求什么案子的结论一样。一位立在床边，就是李子清，他是一个面貌清秀，两眼含着慧光，常常表现着半愁思的青年。一位则用两手掩住两耳，坐在桌的这端，靠着桌上。一时，他似睡去了，微醉地睡去了；但一时又伸出他的手来拿去桌上的锈钢笔，浸入已涸燥了的墨水瓶中，再在旧报纸上乱划着。还有一位是拌着手靠在门边，他似没有立足的余地了，但还是挺着身子站在那里。这样，显示着死人的面色的墙壁与天花板，是紧紧地包围着他们，而且用了无数的冷酷的眼，窥视这一幕。

窗外，装满了凄凉与严肃的交流，没有一丝快乐之影的跳动。寒气时时扑进房里来，灯光摇闪着，油一层层地发散。冷寂与悲凉，似要将这夜延长到不可知不可知的无限。四人各有他们自己的表情，一种深的孤立的酸味，在各人的舌头上尝试着，他们并不曾互相注意，只是互相连锁着同一的枷桎，仿佛他们被沉到无底的深渊中，又仿佛被装到极原始的荒凉的海岛上去一样。迷醉呀，四周的半模糊的情调。不清不楚的心，动荡起了辽阔而无边际的感慨，似静听着夜海的波涛而呜咽了！

许久许久，他们没有说一句话。有时，一个想说了，两唇间似要冲出声音来；但不知怎样，声音又往肚里吞下去了。因此，说话的材料渐渐地更遗失去；似乎什么都到了最后之最后，用不着开口一般，只要各人自己的内心感受着，用各人不同的姿势表示出

来就完了。

夜究竟能有多少长呢？靠在门边的一个，他的身体渐渐地左倾，像要跌倒一下，他说了出来，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一点一刻。”

这端桌边的一位慢慢地回答他一下，同时看了一看他的手表。

“清哥，怎样？”那人轻问着。

“你们回去罢，我呢，要陪瑀随便地过一夜。”

清的声音低弱。这样，第二重静寂又开始了。各人的隐隐的心似乎更想到，——明天，以后，屋外，辽远的边境。但谁也不会动一动，谁也还是依照原样继续。这是怎样的一个夜呵！

忽然间，瑀掀动了，昂起他的头向他们一个个看了一下，像老鹰的恶毒的眼看地下的小鸡一样。于是他们也奇怪了，增加各人表情的强度。他们想问，而他抢着先开口道，做着他的苦脸：

“你们还在这里么？这不是梦呀，真辛苦了你们！”接着换了他一鼻孔气，“我的身体一接触床就会睡去，我真是一只蠢笨的动物！但太劳苦你们了，要如此的守望。你们若以为我还没有死去，你们快请回寓罢！”

声音如破碎的锣一样，说完，便又睡倒。

这样，“走，”颈细长的青年开口，而且趁势立了起来。他本早有把握，这样无言的严涩的看守，是不能使酒的微醉和心潮的狂热相消灭的。“顺从是最大的宽慰，还是给他一个自由罢！”他接着说，镇静而肯定的口吻。于是门边一个也低而模糊的问，

“清哥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我想……”清又蹙了蹙眉，说不出话。

“回去。”决定者动了他的两脚，于是他们从不顺利中，用疲

倦的目光互相关照一下，不得已地走动了。他们看了一看房的回壁，清还更轻轻地关拢两扇玻璃窗，无声的通过，他们走了。一边又吹熄将完的烛光，一边又将房门掩好；似如此，平安就关进在房内。蹑着各人的脚步，走下楼去。

走出了屋外，迎面就是一阵冷气，各人的身微颤着。但谁的心里都宽松了，一个就开了他自然的口说道，

“他的确有些变态了，你看他说话时的眼睛么？”

“是呀，”清说，一边又转脸向颈细长的那位青年问道，“叶伟，你看他这样怎么好呢？”

“实在没有法子，他现在一来就动火，叫我们说不得话。”

“今夜也因他酒太喝醉了，”另一位插嘴，“他想借酒来消灭他的苦闷，结果正以酒力增加他的苦闷了。”

“他那里有醉呢，”清说，“这都是任性使他的危险，我们不能不代他留意着。”

脚步不断地进行，心意不断地转换。一位又问，

“C社书记的职，真辞了么？”

“辞了，”清说，“一星期前就辞了。但他事前并没有和我商量，事后也没有告诉过我，我还是前天N君向我说起，我才知道的。”

“什么意思呢？”又一位问。

“谁知道。不过他却向我说过一句话，——他要离开此地了。我也找不到他是什么意思。实在，他心境太恶劣了。”清用着和婉而忧虑的口吻说着又静寂一息，叶伟和平地说，

“十几天前，他向我说起，他要到甘肃或新疆去。他说，他在三年前，认识了一位甘肃的商人，那人信奉回教。回教徒本不吃猪肉的，但那人连牛肉羊肉并鸟类鱼类都不吃，实在是一个存心忠厚的好人。他说他的家本住敦煌，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。现

在安西亦有他的家，都在甘肃的西北境。那位商人常到新疆的哈密去做生意，贩布，锡箔，盐之类。据说地方倒很好，一片都是淡黄色的平沙，杳杳渺渺地和天边相联接。在哈密，也有澄清的河流，也有茂盛的林木。不过气候冷些，而生活程度倒极低，能操作，就能够活过去。那位商人曾和他相约过，告诉他安西，哈密的详细地址，及一路去的情形方法。吃惊他有机会，一定可以去玩玩。那位商人还说，‘那边的地方很好玩的，正像北方人到江南来好玩一样。’因此，现在我是很想到那边去一趟，据他说，已经有信写给那位商人了。”

伟说完，空间沉静一下，因为谁的心里都被这新的旅行兴所牵动。以后，清问，

“那边怎样适宜他的身体呢？”

“是呀，”伟答，“我也向他说过，你是有 T. B 病的，不能有长途的跋涉和劳苦。但他却说，旅行与大陆性的气候，或者对于他的精神与身体都有裨益些。因此，我也没有再说了。”

这样又静寂了一息，只有脚步节节的进行。另一位有意开玩笑似的叹，

“会想到沙漠那里去，他为什么不变一只骆驼呀！”

但伟接着就说，“我想，我想劝他回家去。在这样溷浊的社会里呼吸空气，对于他实在不适宜。往西北呢，身体一定不能胜任。我想还是劝他回家乡去；并且解决了他的婚姻问题。你觉得怎样？”

清答，“他实在太偏执了，他不能听我们一句话。”

“不，假如我们的决定于他真正有利益，那我们只好当他是件货物，任我们的意思搬运。”伟笑了一笑。

清辩护一句，

“心境不改变，到底是没有药救的。”